

物換星移

斑駁的紅磚牆，寫滿歲月的刻痕，就像一段又一段的斷代史，紛紛擾擾、點點滴滴，在時光荏苒的淬煉下，反覆書寫、反覆上演。

低矮的圍樓遍佈整個村落，半舊的房舍，像一幅靜謐的畫，默默地矗立，彷彿就這樣過了好久好久。

猶記童稚時，我和祖父母同住，百年前祖先來台砌成的三合院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我們一大家子，老老少少都住在這大院子裡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飯點的鍋碗瓢盆碰撞聲。就像戰爭進行曲，氣勢磅礴不絕於耳，往發聲處觀望，總會看見阿嬤身披圍裙，汗如雨下的在廚房忙活著的身影，偶爾，她會大叫我們這群孩子去幫忙端菜洗菜，姑媽、舅婆……很多不熟識的長輩們也都忙著幫阿嬤打下手，團團轉的人們，有很多是叫不出稱謂的，甚至也有鄰居嬸婆來幫忙。「猴死囡仔！麥底加開路！」回想的恍惚裡，我彷彿聽見嬸嬸對孩子們的咆哮，老有弟弟妹妹不會看情況，擋在端菜的要道上。

大家庭的特色，不外乎是「家裡沒有沒人的時候」，而我就在這樣「關懷備至」的氛圍下長大。日落歸家的叔公，會手把手的教我用犁，雖然我一向興致缺缺，卻也在日復一日耳濡目染下，學了個七七八八。因為家裡人多，自然而然的，家裡就成為街頭巷尾婆婆媽媽聚會談天的秘密基地，而我有時也會被當成她們茶餘飯後的談資。「阿祐之後上小學要回台北嗎？」、「我們家阿麟要是和阿祐一樣聰明，我也不用這麼煩惱了啦！」每每聽見類似的內容，我總得保持靦腆羞赧的微笑，擺擺手說著沒有，搖搖頭裝著謙虛，只因阿嬤立了千古家訓——「虛懷若谷」。一開始受到讚美，我非常自信，所以經常春風得意的向長輩們誇耀自己多優秀、多受人喜歡，直到一次被阿嬤發現，從沒挨打過的我，被狠狠打了手心，當時嚴重到三天都沒法握拳，烏青的瘀血花了十天半月才消，我這才明白，在家裡千千萬萬要當個謙虛的孩子，而這樣的品性裝著裝著，也就真成那麼回事了。

鄉下地大，沒騎腳踏車當真哪兒也去不了，這也練就了我們這群孩子過人的車技和方向感。一次，剛過晌午，隔壁嬸婆家的黎榮大力邀請我們一起騎到海邊吹海風、看看海。後龍的孩子沒有不愛看海的，甚至還會自誇是海的孩子，只因地利關係，我們騎車抄小徑，不到二十分鐘就會到海邊。那天也不例外，輕車熟路的榮哥當領頭破風手，後邊跟著我們幾個孩子，一群人浩浩蕩蕩的前往海邊。到了海灘，忘了是誰提議要打水仗，於是我們隨手丟下了車，赤腳邁向海灘而去，玩了好久好久，大家身上的衣裳早已無一處乾地，天色也昏暗下來，才有人想起了回家。然而，因為平時都抄小路，而小路陡峭又隱密，在夜色籠罩下，早已分不清東西南北。起初榮哥自信滿滿的領隊，大家也不疑有他，跟的緊緊的，生怕跟丟，直到重複繞了幾次樹林，才有幾個年長些的兄姐，怯生生的質疑，我們這群年紀稍幼的孩子，一聽到迷路了，馬上慌了手腳，有弟弟妹妹甚至大哭了起來，一籌莫展之下，大家決定到大街上攔路人，搞不定就有同村落的人要回家。說來也巧，那天爸爸媽媽正好趁著孩子們出門玩，想去海邊看星星耍浪漫，就被我們攔個正著，我因此成了這群孩子裡的大英雄。

孩子們漸漸長大，很多人陸陸續續搬到台北，我也在六歲那年搬了家。

去年，因為阿公中風嚴重，身體抱恙，就這麼心血來潮，想叫孩子們回家看看。因緣際會下，我回到了熟悉的房裡，一切卻不像記憶中熟悉。阿嬤當年的姐妹，進入了在一個、算一個的階段，很多都已經不在了。曾經嶄新矗立的紅磚牆，如今看來只有我的肩膀高，或許當年的我還太小，老覺著牆能擋住所有世界，能擋住所有離開和流逝，如今想來，紅磚牆其實擋不住什麼，只能在荏苒的流光中，留下一點曾經存在的念想。當年中氣十足咆哮的孀孀，現在已兩鬢斑白，坐在長椅上和藹溫煦的笑著。白雲蒼狗，說得便是如此吧？橋成了斷橋，人成了舊人，我們成了你我，美好成了過去，徒留一縷炊煙似的無奈，久久無法飄散。

處處都是曾經，卻早已不是曾經。當年的星空下，迷路的我們，隨著物換星移，成了物是人非。